



黃美津

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生

台灣省澎湖縣人

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

作品／

舞台劇本「又是春季」

獨一無二

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黃美津

劇情大綱

「全福紡織公司」和「長壽紡織公司」為同在某棟大樓七樓辦公之成衣公司。

由於同行相忌，在商場上長年激烈競爭，因而雙方負責人感情交惡，雖對門而居，却勢同水火，常常為雞毛蒜皮小事爭吵不已。

不料雙方的下一代却譜出戀曲，夾在上一代的恩怨中，恰成一十分諷刺的對比。

有一天，為了爭取客戶，雙方不惜一切，各出奇招，極盡一切奢華能事，逢迎客戶，結果反而弄得人仰馬翻，個個狼狽不堪。

而兩家相爭，必有一傷，最後的贏家也有可能成為最後的輸家，而這一切的恩怨情仇只有「愛」才能化解。

人物與場景說明

劇名：獨一無二。

時間：現代。

地點：台北。

人物：

蘇士奇：二十多歲的年青人，充滿活力却又不失紳士氣質。個性慷慨，寬宏大量且不拘小節，是個多情種子。

裴庭玉：二十歲左右少女，膽小怯懦，且又迷糊得可愛。往往因她的迷糊而惹出麻煩時，還理直氣壯表示無辜。却又不失善良純真。

蘇長壽：蘇士奇父親，「長壽」公司老板，個性爽直，却好面子，常為雞毛蒜皮和女人爭得面紅耳赤，却又不強不弱自己維護紳士風度。

裴許春梅：裴庭玉母親，潑辣好勝的商業女強人，「全福」公司總經理，雖然個性較小家子氣，却不失慈母風範。

小宋：二十多歲，個性急躁火爆，辦事能力極強，為一忠心耿耿的好職員，心儀裴庭玉，却苦於沒機會表達。

職員甲：「全福」公司職員，細心客觀。三十多歲男士。

職員乙：「全福」公司職員，個性閒散，好幸災樂禍，隔岸觀火，口頭禪為「X你個頭」。約三十歲。

職員丙：「全福」公司財務經理，個性憨厚善良，約四十歲。

職員丁：「長壽」公司職員，聰明機靈，却不失忠心耿耿。

職員戊：「長壽」公司職員，憨厚迷糊，個性大而化之。

陳秘書：「長壽」公司女秘書，暗戀蘇士奇。

彼得施：五十餘歲，好酒，好色，好吃之香港商。

楊秘書：四十餘歲，精明幹練之男秘書。

分幕

第一幕第一場：某年二月初春一個星期一清早。
第一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中午時分。
第二幕第一場：前幕隔天清晨。
第二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下午兩點左右。
第二幕第三場：前場同一日晚上七八點左右。
第二幕第四場：前場同一日深夜兩點左右。
第三幕第一場：前幕半個月之後某日上午。
第四幕第一場：前幕半個月之後某日上午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間：某年二月初春的一個星期一清早。

地點：台北市某辦公大樓七樓。

人物：裴庭玉、裴許春梅、蘇士奇、蘇長壽、小宋、陳秘書、彼得施、楊秘書、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

佈景：舞台中央稍偏左側矗著一座電梯，將舞台分割為左右兩個表演區。右邊為「全福紡織公司」辦公室。辦公室右側後方擺了五六張辦公桌。前方一張獨立的辦公桌。而右側牆上為大型玻璃窗，可見窗外其他大樓，顯示著陰晴圓缺，晝夜變化。後方左側看得到的一個房門，上面掛著一個牌子「總經理室」。後方右側則有一通道，通往後面洗手間等。

左邊則為「長壽紡織公司」辦公室，格局和「全福」成對比狀態，後方通道在左側，房間則在右側，房門上一塊牌子寫著「設計室」。辦公桌則是以正後方總經理辦公桌為首，成長方形排列。牆壁上釘掛許多服飾，以少女服裝佔大多數。前方有沙發。兩家大門正好一右一左相對立著。電梯口兩塊公司招牌也一左一右的對立著。「全福紡織公司」的招牌下面畫了一個箭頭，指向右側辦公室。「長壽紡織公司」的招牌，箭頭則指向左側辦公室。

幕啓：一大清早，職員甲、乙、丙，坐在「全福」辦公室，有的喝茶，有的吃早點，不一而足。

職員丁、戊和陳秘書則坐在「長壽」辦公室，看報紙，吃點心，各出奇招。

△電梯指示燈到了七樓，門開。小宋頭戴隨身聽，一路走，一路扭，扭進了「全福」辦公室。

小宋：嗨！Good-morning！

職甲：小宋！幹嘛呀！一大早就抽筋啦？

小宋：嘿！昨天又學了一招新招，「秀」一下給你們瞧瞧。

△小宋將隨身聽拿下來，抽出錄音帶，放入桌上一架錄音機中。立刻響起喧鬧的熱門音樂聲。

小宋：各位！眼睛別亂眨喔！少看一眼恕不負責喔！哈！

△小宋順著音樂節拍，就地表演了一套霹靂舞。

△職甲、乙、丙拍手喝采起來。

小宋：怎麼樣？不是蓋的吧？（選舉口吻）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們，請多多支持，多多指教。來！來！來！歡樂須趁早，莫負好年少！

△小宋開心舞著，一邊鼓動大家參加。

△職甲、乙、丙互相看看，全都忍不住扭了起來。

△電梯下樓，又再度上來。

△許春梅和蘇長壽雙雙從電梯出來，却都是一付趾高氣昂的模樣。

春梅：蘇總經理長壽先生，希望從今以後，你能加強自重自愛。

長壽：（不服）噯？我那裏招惹你了？

春梅：哼！你這個月到今天為止，已經和我搭同一趟電梯上樓四次了。我不希望有第五次同樣情況發生。

長壽：呵！呵！我這個月已經倒楣四次了啊！呸！呸！……呸！請你以後滾遠一點，別讓我沾了一身瓦斯。

「梅」氣。

△長壽誇張的拍了拍身上的灰塵。

△春梅氣極，却又不服輸的擺出一付高傲的神氣。

春梅：請你不要污染了潔淨的公共區域，要拍灰請滾回你的辦公室去拍。

長壽：你——

春梅：好女不與男鬥，你氣我不氣，活活氣死你。

△春梅打開「全福」大門，熱門音樂的聲浪立刻湧了出來，嚇了兩人一跳。

長壽：哼！靡靡之音，真沒水準。裴許總經理春梅女士，請你務必自重自愛，待會別扭得太厲害了，一把老骨頭

萬一扭散了，可不容易接回來喔。

△春梅氣極，却又故意裝出神氣的樣子。

春梅：你懂什麼？這叫青春活力。那像你？一付等著進棺材的老古董樣兒。

長壽：你……哼！

△兩人分別氣沖沖的進自家辦公室，關上門。

△長壽進了辦公室，立刻氣沖沖的翻箱倒櫃找著。

△陳秘書和職員丁、戊立刻一本正經的辦起公來。

△另一邊春梅進了「全福」，看見大家忘情舞著，十分不悅。

春梅：幹什麼呀！一大早開舞廳啊。

△職員甲、乙、丙立刻火速回座。

△小宋很沒趣的關掉錄音機，吊兒郎當的回座。

春梅：吵什麼吵？有一點公德心好不好？辦公室這麼亂，整理一下好不好？待會兒有香港客戶施先生要來談生意，這種門面怎麼見人啊？

職員甲、乙、丙、小宋立刻開始收拾辦公室。

△「長壽」這邊，長壽找到一卷錄音帶，裝進錄音機中，將音量開到最大。傳出平劇尖銳刺耳的噪音。長壽得意的打開大門，將錄音機放在門口。

△職員丁、戊、陳秘書立刻紛紛找東西塞住耳朵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，春梅聽見聲音，開門看個究竟，見長壽惡作劇，也不甘示弱的將桌上錄音機放到門口，扭

開最大音量，播放熱門音樂。

△平劇音樂和熱門音樂嘶吼著。

△兩邊辦公室的人似乎都受不了了，紛紛搗住耳朵。

△春梅有些招架不住，進了「總經理室」。

△長壽得意洋洋的搗著耳朵，自得其樂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△門開處，可看見士奇的手摟著庭玉的肩。

△庭玉走出電梯，立刻撥掉士奇的手。兩人幾乎同時被吵雜的音樂嚇了一跳。

△兩人互相看了看，各做出一付無可奈何的神情，分道揚鑣。庭玉關掉「全福」門口的收音機，進「全福

」辦公室。而士奇關掉「長壽」錄音機，進了「長壽」辦公室。

△庭玉將錄音機放在桌上，進了總經理室。

△士奇將錄音機放在長壽桌子上。

士奇：爸！一大清早的，幹嘛要這樣子過不去。

長壽：哼！你自己聽聽看！他們開得多大聲？存心欺負人嘛！

士奇：爸！何必這樣？他們開大聲欺負咱們。咱們也開大聲欺負人家，到最後是兩家聯合起來，欺負整棟大樓的人……

長壽：呸！呸！誰要跟他們聯合？想招惹一身瓦斯啊？「梅」氣。

士奇：（不以為然）爸！你幹嘛老拿人家的名字開玩笑？大家都是好鄰居，何必呢？

長壽：哼，你這小子！胳膊只會往外彎，我開她玩笑又怎麼樣？她是怎麼損我的？你就只會說你老子不好，你怎麼沒種去說對面那個惡婆娘？

士奇：爸！你扯到那裏去了？

長壽：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，你看上了對面丫頭是不是？沒出息的東西，人家放個屁都是香的。我告訴你！少作你的春秋大夢！我跟那個惡婆娘這輩子樑子是結定了，你別想我會贊成你們兩個在一起。

士奇：爸！

△士奇氣極！又不知道該從何說起，氣冲冲進了設計室。

△長壽也氣呼呼的生氣著。職員個個低頭辦公不語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。春梅氣冲冲由總經理室出來，庭玉也跟了出來，職員們仍然忙著收拾。

庭玉：媽！你怎麼這個樣子嘛！人家好好的跟你說……

春梅：什麼都不用說，有什麼好說的？難道咱們孤兒寡母就該給那個死老頭欺負？他休想！

庭玉：媽！同行相忌是難免，可是你和蘇伯伯都各讓一步不就天下太平了？

春梅：什麼蘇伯伯？叫他蘇天壽就很客氣了。我警告你喔，蘇家爺兒倆沒一個好東西，你少理他們。尤其是那個蘇士奇，每次看到你，那雙賊眼就瞟來瞟去，一付笑裏藏刀的模樣，你碰到他們，給我離得越遠越好，當心被他的甜言蜜語騙了。

庭玉：（氣）媽！你看你把人家說成什麼樣子了。

春梅：我說這樣那裏過份啦？哎呀！你小孩子氣，人心險惡一點都不懂。

△庭玉氣極，轉身要出去。

春梅：你要去那裏？

庭玉：（沒好氣的）去工廠啦！

△春梅無奈何進了總經理室。

△職員們一邊看熱鬧，一邊收拾著物品。

△電梯上來，走出彼得施和楊秘書。

彼得：嗨！小姐，你好。

△庭玉看了彼得一眼，要進電梯。彼得色迷迷的攔著。

彼得：小姐！貴姓大名啊？

庭玉：神經病。

△庭玉瞪了彼得一眼，推了一把，進了電梯。

彼得：細妹！細妹！

楊秘書：施先生，我們還是談生意要緊。

彼得：你們台灣的小姐現在越來越兇囉？

楊秘書：是！是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施先生！請！請！

△彼得看看招牌。

彼得：（唸招牌）全福紡織公司。楊秘書，就是這裏嗎？

楊秘書：對！對！施先生，「全福」和「長壽」都是目前台灣數一數二的成衣廠。設計的服飾都是一流的。而且

他們兩家又競爭得非常激烈，簡直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對頭。我們在價錢上可以好好的……

△楊秘書向彼得做了一個曖昧的眼神。

彼得：我會的，我會的！哈！哈！

△楊秘書上前按電鈴。

△小宋來開門。

小宋：哪位？找誰？

楊秘書：這位是香港來的彼得施——

小宋：披頭四？你像嗎？（對同事）喂！他說他是披頭四吔！

△職甲、乙、丙笑了起來。

職乙：我看他是來賣披頭四的唱片的吧！

職丙：小宋，叫他走啦！等一下給總行看到又要唸經了。

小宋：去！去！去！我們這裏流行披頭五、披頭六，就是不流行披頭四。

楊秘書：（着急）不是披頭四，是彼得施——施先生，香港來的施先生。

小宋：喔！施先生啊！請進！總經理已經恭候多時了。

△小宋將彼得和楊秘書請進總經理室。自己退了出來，和職甲、乙、丙，繼續辦公。

△「長壽」這邊。電話鈴響。陳秘書接聽。

陳秘書：喂！「長壽」公司你好！喔！在！請等一下。（按內線）——經理，三線電話。

△陳秘書掛上電話。

長壽：誰打來的？

陳秘書：一個小姐。

△士奇神采奕奕從設計室出來。提了一個手提袋。

士奇：爸！我去廠裏一下。

長壽：去廠裏做什麼？

士奇：有個客戶想看新樣。

△士奇興沖沖出去。坐電梯下。

長壽：看新樣？我看是在耍花樣？

陳秘書：總經理，我看經理真的是去廠裏。他手上拿的是新設計的少女春裝呢！

長壽：喔？我倒要看看這小子又設計出什麼鬼玩意來了。

△長壽起身，進了設計室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。春梅笑嘻嘻送彼得和楊秘書出來。

春梅：慢走！慢走！

彼得：晚上見！晚上見。

楊秘書：裴總經理，別忘了來喔？順便把合約帶來，也許咱們雙方一拍即合，談得投機，在飯桌上就可以馬上簽

約，這不是皆大歡喜嗎？

春梅：對！對！對！我們晚上慢慢談，晚上慢慢談。

△春梅鞠躬哈腰的將彼得和楊秘書送入了電梯。

春梅：慢走，再見！

彼得：再見！再見！

△電梯門關上。

△春梅如釋重負，回到「全福」辦公室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他們來幹什麼？

春梅：他們是香港來的，打算採購三千打女裝。

小宋：三千打？哇！這可是一大筆生意吧！談成了沒有？

春梅：根本沒談，還沒談上三句話就約好晚上吃飯的時候再談。好像沒吃飯生意就談不出來似的。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來談吃的，還是來談穿的？

小宋：我看他們是來要飯的。

△職員們哄堂大笑。

△燈轉暗，換場。

第一幕 第二場

時間：與前場同一日中午時分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士奇、庭玉、春梅、長壽、小宋、陳秘書、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兩邊辦公室都空無一人。

△電梯上到七樓，打開。

△庭玉換上一件淡藍色新洋裝，和士奇有說有笑的步出電梯。手上還提一個袋子。

庭玉：謝謝你的午餐。

士奇：喔？謝我啊？那我應該謝謝你的晚餐囉。

庭玉：晚餐？（恍然大悟）不要臉！我又沒說要請你吃晚餐。

士奇：禮尚往來啊！我請你吃午餐，你謝我。現在我謝你，你當然應該請我吃晚餐啊！

庭玉：好！好！好！（嬌嗔）欠你的。六點老地方見。

△庭玉掏鑰匙打開「全福」大門，走了進去。士奇也跟了進去。

庭玉：你坐一下，我把衣服換下來還你。

士奇：不用了，送給你了。

庭玉：那怎麼可以，這不是你們廠裏的新樣品嗎？你們不是還沒生產嗎？

士奇：是還沒生產，所以它目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。我喜歡它穿在你身上。因為你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。

△庭玉有些不好意思。

庭玉：每次到你們廠裏去參觀，就揩油一件衣服回來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看我還是還你好了，等上市的時候，我再去服飾店捧場好了。

士奇：不用了，這件衣服我短時間還不打算生產。

庭玉：（不解）為什麼？很好看吧，春天到了，這個時候上市一定會很暢銷的。

士奇：暢銷不暢銷並不重要。讓你穿一件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裝才是最重要的。等你膩了，厭了，我才要生產它，讓全世界的女仕們漂亮一下。

庭玉：你真會說話。怪不得我媽叫我要當心你的甜言蜜語。

士奇：甜言蜜語？（着急），我說的都是真心話吧！

庭玉：瞧你緊張的，跟你鬧著玩的。對了，我最近設計了一套男仕休閒服，你幫我看看好不好？

士奇：好啊！

△庭玉在大辦公桌下面，拿出一大張設計圖，打開讓士奇參觀。圖上畫的是一個著休閒服的男模特兒。

庭玉：怎麼樣？好不好看？

士奇：（誇張的）哇！真棒！

庭玉：（興奮）真的啊！那裏棒？

士奇：模特兒棒。

庭玉：（跺腳）討厭，人家跟你說正經的。

士奇：好！好！好！這套衣服設計得真的很棒，又帥氣，又性格，不亞於巴黎名家手筆。

庭玉：那有那麼好？（不悅）人家誠心誠意請你指教，你却光耍嘴皮子。不理你了啦！

士奇：好！好！好！我道歉！我道歉！我誠心誠意提供意見好不好？

庭玉：說啊！

士奇：你這件衣服設計得很好，不過如果我是顧客的話，我會單買上衣，而不買長褲。

庭玉：為什麼？

士奇：因為這條長褲沒什麼創意，和一般的休閒褲差不多。顧客可以自己隨便配一條長褲啊。

庭玉：喔！那怎麼辦？

士奇：你這件上衣挺有創意的。如果長褲的式樣，能夠加些巧思，使他們成為一個整體，將來上市銷售就會更順利了。

利了。

庭玉：那你提供一些巧思好不好？

士奇：（神氣）那有什麼問題。

△兩人把設計圖攤在桌上，拿著筆修改著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△打開。長壽，春梅，小宋，陳秘書，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全擠在電梯中。

△長壽、春梅互不相讓，擠來擠去，搶著擠出電梯。

春梅：（怒）喂！你有沒有水準？一部電梯擠這麼多人，萬一鋼索斷了怎麼辦？你活得不耐煩，我們還不想跟著你「夭壽」呢！

長壽：哼！誰叫你們跟我擠的？怕摔死為什麼不等著坐下一趟。

春梅：笑話！憑什麼要我們坐下一趟？你們怎麼不去爬樓梯上來？

長壽：爬樓梯？好主意，你腿長！你自己去爬！恕不奉陪！

春梅：（怒）你……

△士奇、庭玉聞吵架聲，急忙開門出來。

士奇：哎呀！爸！你們怎麼又吵起來了？！

小宋：蘇士奇，你在我們公司裏面做什麼？！

春梅：噯！對啊！蘇士奇，你在我們公司做什麼？是不是想偷業務機密？

士奇：沒有啊！

小宋：你還想賴！辦公室裏一個人都沒有，你——

庭玉：小宋，已經夠亂的了，你別火上加油好不好？媽，不要再吵了，進去了啦！

△庭玉連拉帶推，將春梅拉入辦公室。

小宋：蘇士奇，你最好自重些！哼！

△小宋顯得忿忿不平，和職員甲、乙、丙入辦公室。

長壽：噯！什麼意思啊——

士奇：爸！（煩躁）不要鬧了！進去了！

△士奇從口袋掏鑰匙開門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，小宋怒氣沖沖坐下。

春梅：庭庭，你說，那臭小子來我們這裏做什麼？

庭玉：沒有啊！串串門子嘛！

△春梅還想問什麼，發現眾職員看著她們，話到唇邊又嚥了回去。

春梅：跟我進去，我有話問你！

△春梅走入總經理室，庭玉心不甘情不願的跟了進去。小宋看著總經理室，又氣又急。

△「長壽」這邊。一千人進了辦公室。

士奇：（沒好氣的）爸，幹什麼一天到晚和人家過不去？連共乘一部電梯上樓你們都吵得起來。吃飽撐著沒事幹難過啊？

長壽：你就會數落你老子，是那個婆娘先惹我的！

士奇：好男不與女鬥，你讓一讓不就得了？

長壽：我為什麼要讓？她為什麼不讓我？以前是她老公裴全福，現在是她，專門在生意場上和我過不去！

士奇：有錢大家賺，商場競爭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。……

長壽：你姓蘇還是姓裴？你到底幫誰說話？

士奇：我——我幫道理說話。

△士奇氣冲冲進辦公室。同一時間，庭玉也氣冲冲從總經理室出來。拿起桌上設計圖，又進了總經理室。

△「全福」眾職員看著庭玉一進一出。同時「長壽」眾職員也看著士奇進設計室，看著長壽怒氣冲冲。

長壽：看什麼看！辦公！

陳秘書：總經理！現在是休息時間……

長壽：——那還不趕快去休息？有什麼好看的？

△長壽氣冲冲的走入左側通道中。

△職員丁沒趣的將腳放到桌子上，用一張報紙蓋著臉睡覺。職員戊在沙發躺下來，用一張報紙蓋著臉睡覺。

陳秘書起身將電燈關上，回座位趴在桌上睡午覺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。

△職員甲打了一個大哈欠。

職員甲：哎！小宋，你們不睡午覺啊？

△小宋餘怒未熄，看了看職員甲，沒吭聲。

職員乙：噯！想睡覺就把眼睛閉上，嘴巴閉上，別在那裏自討沒趣了。

△正說時，庭玉一臉委曲的從總經理室出來，坐在大辦公桌前生氣。

△小宋察言觀色一番，走了過來。

小宋：對面姓蘇的剛才到底來做什麼？

庭玉：他——你管我？

△小宋語塞，有些尷尬。

△春梅拿著設計圖出來，臉上有了笑容。

春梅：小宋，這張設計圖可以送到工廠生產線了，就照修改過的式樣生產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剛才那個姓蘇的……

春梅：沒事了，沒事了。庭庭，讓媽看看你身上這件衣服。

△春梅將庭玉牽站起來，前前後後仔仔細細的看了看。

春梅：式樣簡單大方，時髦又高雅，在那兒買的？

庭玉：這——是一個朋友送的。

春梅：你打個電話問問你朋友，在那兒買的。

庭玉：媽，你打聽這個做什麼？

春梅：傻孩子，咱們做的是什麼生意？設計這件衣服的人，一定是個優秀的設計師，必要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把

爭取過來，替我們做設計工作啊！

庭玉：（著急）這——這是我朋友從巴黎帶回來的。

春梅：巴黎啊？怪不得，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名家手筆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這件衣服很好看，製作起來也不麻煩，現在正要開始推出春季服飾，如果我們能搶先推出這件衣

服，稍微變化成一系列，一定會大受歡迎的。

庭玉：（著急）不行啊！

春梅：為什麼不行？

庭玉：這是人家的作品，我們怎麼可以抄襲人家的設計？這是仿冒吧，而且也侵害人家的智慧財產。

小宋：哎呀！那有什麼關係？巴黎的名家設計出來的服裝，本來就是全世界服裝業模仿的對象。我們要是現在不

搶先推出。那天被別的公司發現了，搶在我們前面上市，那就變成我們抄他們的了。

庭玉：（著急）可是——

春梅：哎呀！傻丫頭，這年頭做生意不能死腦筋，要靈活一點。

小宋：對了，總經理，晚上不是要請施先生吃飯嗎？讓庭庭穿這套衣服去，就說是本公司設計的。施先生要是看

到這套衣服設計得這麼好，說不定那三千打女裝的訂單就是我們的了。

春梅：噯！有道理！如果我們拿到這三千打的訂單，我們今年春季的營業額就絕對不會輸給對面那個死老頭了。

職員：（歡呼）喔！

△大家都興高采烈的。

△庭玉却急得不得了。

△幕急落。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隔天清晨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士奇、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小宋、陳秘書、春梅。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兩邊辦公室都空無一人。

△士奇像一尊石像似的，雙手抱胸，站在電梯旁，一動也不動。

△電梯升了上來，門打開。

△職員乙、丙出來，看見士奇站在那兒覺得有些奇怪。兩人互相看了看，各做出一付莫名其妙的樣子，開門進了「全福」辦公室。

△士奇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電梯門口。

△電梯門自動關上，指示燈又往下跳。

職丙：噯！對面那個蘇士奇站在外面幹什麼？

職乙：誰知道？昨天小宋對他很不客氣，說不定是等在那裏找小宋打架的。

職丙：不會吧！小事一件。

職乙：小事？爭風吃醋的事永遠都是大事。

職丙：爭風吃醋？你是說——

職乙：等著看吧！一定有好戲。

△電梯再度上來。職員丁、戊出來。

職丁
職戊：經理早！

士奇：早。

△士奇仍然沒打算進辦公室的意思。

△職員丁、戊似乎有些不解，一臉狐疑的進「長壽」辦公室。

職丁：今天是什麼日子啊？經理怎麼一大早就來了，把自己擺在外面，像專門神似的。在搞什麼名堂？

職戊：我不知道，紅塵是非不到我，沒我的事，好吔！

職丁：（學職戊樣子）好吔！神經病！

△兩人各自坐下來吃早點，翻報紙。

△電梯下樓，再度上來。

△陳秘書走出電梯。

陳秘書：噯！士奇，你站在這裏做什麼？

士奇：（面無表情）早。

陳秘書：早，你怎麼不進辦公室？

士奇：你先進去。

陳秘書：你——

士奇：沒你的事，不要理我！

△陳秘書有些沒趣，進了辦公室。

陳秘書：嗨！早。

職丁：早啊！

陳秘書：哎！士——經理來多久了？他站在外面做什麼？

職丁：誰知道，我們來的時候，他就站在那裏了，一付想找人打架的模樣。

職戊：打架啊！嘿！我負責報警。

職丁：報警？我還報喪呢？等一下真的打起架來，第一個推你出去應戰。

職戊：哎呀！經理高興站，喜歡站，愛站，你們替他操什麼心？

△陳秘書想到什麼，搬了一張椅子出去。

△職員丁、戊偷偷到門口張望。

陳秘書：士奇，你在等人啊？你腳酸不酸，這張椅子給你坐。

士奇：謝謝！不用了！

陳秘書：你在等誰啊？我幫你等。

士奇：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等。

△陳秘書想再說什麼，士奇却看著電梯，一動也不動。陳秘書有些沒趣，只好進辦公室。

△職員丁、戊立刻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样子，回座位坐好，假裝辦公。

△陳秘書不察，也若無其事的坐下來辦公。

△電梯再度上來。

△職員甲和小宋走出電梯。

△職員甲看見士奇，楞了楞。小宋却故意直盯著士奇看，一付想找碴的模樣。

△士奇不搭理，仍然看著電梯。

△職員甲立刻拉著小宋進辦公室。

小宋：你拉我幹什麼？

職員甲：你惹他幹什麼？

小宋：難不成我還怕他啊！

職員甲：他站在那裏，又沒有礙著我們。

小宋：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順眼。

職員乙：小宋啊！我看你是昨晚喝的酒精還沒有揮發完，想找個人打一架發洩發洩吧！

小宋：是有這個意思！怎麼樣？陪我玩玩吧！

職員乙：玩個頭啦！我只喜歡看熱鬧而已，動手？非常沒興趣。

職員丙：哎喲！那個什麼披頭四的，還真是能喝，我到現在頭都還有一點昏昏的。

職員乙：會喝還沒什麼關係，毛手毛腳才不要臉呢？咱們庭庭小姐氣得都快砍他的頭了，他還嘻皮笑臉的，真噁心。

職員丙：的確該砍頭，好吃的，好喝的全孝敬到他肚裏了，屁還是沒放一個，害大家白忙一場。

職員乙：忙個頭啦，禿子跟著月亮走，咱們陪著打一頓牙祭，還有什麼好抱怨的？別不知足了。

職員丙：我就不服，那些外國佬還嘲笑咱們台灣人一年吃掉一條高速公路。其中有半條就是被他們吃掉的。

職員乙：噯！你是酒喝糊塗了吧！人家是港商，中國同胞，不是外國佬。

職員丙：不是一個起碼也算半個，要不然幹嘛取個劈頭四，砍頭五的洋名字？

小宋：我還真的想劈了他的頭，好酒好菜不說，小姐也左一個右一個侍候得舒舒服服的，他還不滿足，偏要去惹

庭庭。

職員乙：可憐喔！咱們庭庭小姐還真是紅顏薄命，昨天晚上被灌了不少酒吧！人家喝酒是臉越喝越紅，她是越喝越

白，看了真叫人心疼。

職員丙：還好咱們幾個幫襯著點，要不然咱們庭庭小姐恐怕要當場醉倒囉！

職員甲：往後還有得瞧的呢！這筆生意不知道要幾頓飯吃下來才擺得平。

職員丙：小宋不是說他是來要飯的嗎？沒讓他吃飽吃膩，他那會那麼容易就簽約的？

△眾人笑了起來。

△門外，電梯升上來。

△春梅走了出來，看見士奇站在那兒，楞了楞，進辦公室。

衆人：總經理早。

春梅：早！

小宋：總經理，庭庭呢？怎麼沒跟你一起來？

春梅：她啊！唉！昨天晚上回去吐得死去活來，連膽汁都吐出來了，又開頭痛又開胃痛。嚇死我了，我連夜送她

去醫院掛急診，現在還躺在醫院裏打點滴呢！

小宋：（著急）庭庭病了？要不要緊？

春梅：不要緊的。醫生說打兩瓶葡萄糖，補充體力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下午就可以上班了。

小宋：（著急）有病就該多休息啊！上什麼班？我去看她。

△小宋急著要出去，想到什麼，又轉回頭。

小宋：在哪家醫院？

春梅：瞧你猴急的。在我們家巷口的林診所。

小宋：喔！

△小宋十萬火急的出去。著急著按著電梯下樓按鈕，電梯偏偏直往十一、二樓跑。小宋又氣又急，轉身飛奔下樓。

△士奇仍然無動於衷的站在那裏。

△燈轉暗。換場。

第一幕 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同一日，下午兩點左右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士奇、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陳秘書、小宋、庭玉、彼得施、楊秘書、長壽、春梅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士奇仍然站在電梯口，但身子已經靠在牆壁休息。「全福」辦公室裏，職員甲、乙、丙一個人一個姿勢在睡午覺。

「長壽」辦公室光線昏暗，却可以看出職員丁坐在椅子上，腳抬在桌上，臉上蓋報紙睡着。職員戊則躺在

沙發上睡。陳秘書趴在桌上睡。

△陳秘書醒來，站起來開燈，整個辦公室立刻明亮起來。她睡眼惺忪的走到沙發掀開職員戊的報紙。

陳秘書：噯！起來了啦！上班時間到了。

△職員戊坐了起來，打個大哈欠，伸伸懶腰。

△陳秘書又走過去搖職員丁。

陳秘書：懶豬！起來了啦！

△職員丁迷迷糊糊起來，一眼看見職員戊。

職員丁：喂！該你去工廠了啦！

職戊：（睡眼惺忪）為什麼是我？

職丁：怎麼不是你？大老板不在，小老板又杵在外面當門神，你不去巡工廠生產線叫誰去？

職戊：（睡眼惺忪）為什麼是我？

職丁：怎麼不是你？上午我去耗了一上午了，下午當然該你。

職戊：（睡眼惺忪）為什麼是我？

△職員戊一副沒睡飽的模樣，起身走出大門。

職戊：小老板早。

△職員戊按下樓按鍵，電梯正好升上來。

△長壽和彼得，楊秘書走了出來。

職戊：大老板早。

長壽：你要去那裏啊？

職戊：我——我去巡生產線。

長壽：怎麼是你去呢？

職戊：對啊！為什麼是我？

△職員戊走入電梯。

長壽：噯！你站在這裏做什麼？這位是香港來的施先生，這位是楊秘書。施先生，這是我兒子蘇士奇。

彼得：蘇司機？蘇總！你兒子的名字怎麼叫司機？

楊秘書：彼得先生，他不叫司機，他是蘇、士、奇。蘇先生是目前台灣成衣業中，年輕一輩最傑出的設計師。

彼得：喔！好！好！蘇司機先生！幸會！幸會！

△彼得熱情的伸手。

△士奇勉強笑了笑，和彼得握手。

長壽：來！來！到辦公室裏面坐，到辦公室裏面坐。

△長壽將彼得和楊秘書請進辦公室。

△陳秘書和正在打哈欠的職員丁立刻擺上一付笑嘻嘻的臉孔。

長壽：這位是香港來的施先生。

陳秘書：施先生，好！歡迎光臨。

職員丁：好！好！

彼得：好！好！

職員丁：施先生請坐。

陳秘書：我去泡咖啡。（走入通道之中）。

長壽：施先生，楊秘書，我想你們一定很想看看本公司所設計的女裝吧？請到設計室坐一坐。（對丁）去叫士奇

進來。

職員丁：是！

△長壽和彼得，楊秘書走入設計室中。

△職員丁走出門外去叫士奇。

職員丁：經理！剛才來的香港客戶，要看設計作品。總經理請你進去一下。

士奇：你去跟他們說明就好。

職員丁：我？可是……

士奇：（不悅）別煩我。

△職員丁無可奈何，只好進辦公室。陳秘書正好端兩杯咖啡從通道出來！看了看職員丁，向右邊嗽了嗽嘴。

職員丁：嘿！外面那尊門神我看快要得道昇天了。本人現在暫時代理設計部經理職務。

△職員丁裝模作樣，神氣十足的走入設計室中。陳秘書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，跟著進設計室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△庭玉走出電梯臉色有些蒼白。

士奇：（沒好氣的）你可來了？我以為你從此消失了呢？

庭玉：（無力的）你站在這裏做什麼？

士奇：（怒）做什麼，你還好意思問我？昨天一晚上你到那裏去了？

庭玉：我陪客戶吃飯，喝了一點酒，難過死了。

士奇：（高聲）吃飯？還喝酒？哼！原來是到大飯店去吃飯了！怪不得會忘了小飯館。

庭玉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士奇：什麼意思問你自己啊！你讓我一個人在餐廳傻等，從下午五點等到凌晨兩點打烊，電話也不給我一個，我打電話給你又找不到人。半夜到你家去又沒有人在家。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一聲，你在那裏？你平安無事？

庭玉：（恍然大悟）喔！對不起！我忘了。

士奇：（氣極）忘了？你的理由就是忘了？我急了一夜，就換來一句「對不起」？

庭玉：我真的忘了約你吃飯的事，你要我怎麼樣嘛？

士奇：（高聲）我不要你怎麼樣！我不喜歡你這種無關緊要，無所謂的態度。

庭玉：（煩躁）我就是這個態度，我就是無所謂，你想怎麼樣？

士奇：我——我想掐死你！

△士奇伸手作勢要掐庭玉。

庭玉：你掐啊！你掐啊！（哭）連你都欺負我。

△小宋氣喘如牛從樓梯衝了上來。

小宋：庭庭！我一直喊你，叫你電梯停一停——怎麼啦？

△庭玉一蹶脚，哭著跑進辦公室，直奔總經理室。

小宋：（怒瞪）你欺負她？

士奇：（煩躁）對！我欺負她了，怎麼樣？這不干你的事，你少管閒事。

小宋：我偏要管，你怎麼樣？

△小宋挑釁的推了士奇一把。

士奇：你——我心情不好，你少惹我。

小宋：我就是惹你，怎麼樣？

△小宋又推了士奇一把。

士奇：你太過份了，你以為我怕你？

△士奇也推了小宋一把。

△雙方一言不合，大打出手。將椅子踢得老遠，滾下樓梯，傳來吵雜的聲音。

△職員甲、乙、丙三人都嚇了一大跳驚醒。

職乙：什麼聲音啊！

△職員乙開門探頭出去查看，看見打架，精神一振。

職乙：哎！打架了，打架了，真的打起來了。

△職員甲、丙立刻過來看。職員丙大吃一驚，急忙轉身跑進總經理室。

職甲：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

△職員甲急忙上前勸架，一時勸不住，反而挨了幾拳。

△職員丙和春梅，庭玉立刻趕出來。

春梅：小宋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

職甲：哎呀！你們快來幫忙啊！

△職員丙立刻上前拉開士奇，職員甲也死命的拉住小宋。

小宋：姓蘇的！你以後再欺負庭庭看看，我第一個要你看！

士奇：你算什麼東西？我們的事不要你管。

小宋：你欺負她我就要管。你這小子神經病，從一大早就杵在這兒裝銅像，我早就知道你没安什麼好心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等了六七個鐘頭，就是等著欺負庭庭的。

△庭玉有些意外，看了看士奇。

庭玉：你們不要吵了行不行？（哭）無聊！

△庭玉打開電梯進去。春梅忙跟進去。

春梅：庭庭！

△電梯門關上，下樓。

△小宋和士奇對立著，看著對方。

△士奇整整領帶，轉身進了辦公室。

△小宋意猶未盡的瞪了一眼，轉身從樓梯跑下樓。

職乙：好戲完啦，明天同一時間請收看續集。

職甲：你啊！就會幸災樂禍。

△三人進辦公室各就各位工作。

△士奇攏攏頭髮，整整服裝，正好長壽等人從設計室出來。

彼得：嗨！司機先生，你的設計作品好！好！頂呱呱！

士奇：那裏，你過獎了！

長壽：哎！你的臉怎麼黑了一塊。

△士奇不覺摸了摸臉頰。

士奇：沒什麼，剛才爬樓梯不小心摔的。

長壽：你這小子，整天魂不守舍的。對了，施先生這次來台灣，準備採購三千打女裝。

士奇：喔！

楊秘書：蘇先生！彼得先生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整個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完整的行銷網，以前他都是在南部加工區採購，這次是特地到北部來看看行情的。如果價錢上令彼得先生十分滿意，那他就準備在北部採購，不下南部去了。

士奇：價錢沒有問題，我們一定以最低價優待新客戶。

彼得：既然這樣，那就好商量了。司機先生，我對你的設計作品非常滿意，我也希望我們有機會合作。

士奇：謝謝。

△楊秘書打開手提箱，拿出一件女裝。

楊秘書：蘇先生，你開個價，這樣的衣服一打要多少錢？

△士奇仔細看了看。

士奇：這樣吧！每打三千五。

△彼得和楊秘書互相看了看

彼得：差不多嘛！

楊秘書：哎！太貴了吧，你們對面「全福」公司開價才兩千多塊吔！

士奇：喔！你們已經和「全福」談過了啊？既然這樣，那我們也不好意思和他們爭這筆生意，那這件衣服施先生就向他們訂購，我另外向您推薦幾套新裝。

△長壽忙攔住士奇，不讓他開口。

長壽：哎！施先生，本公司是老字號，工廠規模也比對面大得多，在價錢上，我們一定比對方便宜，這個你放心，這個你放心。

彼得：可是（指衣服）這個價錢……

長壽：那只是概略估計，如果施先生有興趣，我們會仔細核算成本的。

士奇：施先生，我開的價碼一向很合理，我不打高空的。

△長壽示意士奇別再說下去。

楊秘書：這樣好了，蘇總，你再把價錢仔細推敲一下，晚上吃飯的時候，我們再慢慢談。

長壽：吃飯？對！對！對！晚上七點在圓山飯店，由我作東，給兩位接風，無論如何，請兩位務必抽空賞光，好不好？

彼得：晚上七點是吧？好！好！好！大家邊吃邊談，反正不急嘛！價錢可以慢慢商量。

長壽：對！對！對！價錢可以慢慢商量！慢慢商量！

楊秘書：既然如此這樣，我們就晚上吃飯的時候再商量囉？蘇總，這件衣服我們就暫時放在你們這裏，你再仔細合

計合計。

長壽：好！好！好！我再仔細算算。

彼得：那我們就先告辭了，晚上再見囉？

長壽：好！好！晚上再談！晚上再談！

△長壽恭敬的送彼得和楊秘書出去。

△同時——「全福」職員甲正好拿了一大堆文件出來，看見彼得呆了呆。

△電梯上來，門開。

△彼得和楊秘書走進去。職員甲如夢初醒，急急忙忙跟了進去。

長壽：再見！再見！

△電梯關上，下樓。士奇看著衣服思考着。

△長壽進門。

士奇：爸！這價錢——

長壽：你去打聽打聽，對面是不是真的開價兩千多塊？那有那麼便宜的。

士奇：我去那裏打聽？就算真的，他們也不會告訴我的。

長壽：你跟裴家丫頭不是處得挺好的？你去問她看看！

士奇：我已經跟她鬧翻了。

長壽：怎麼會呢？昨天不是還好好的？

士奇：（煩躁）昨天是昨天，你不是叫我別跟她來往嗎？

長壽：哎呀！我跟她媽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你偏偏跟她有說有笑來氣我。現在用得上你跟她的交情的時候，你

又跟她鬧翻了。我真會被你活活氣死！

△士奇也有些著惱。

長壽：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我不管你什麼原因和她鬧翻的。現在馬上打電話向她道歉！並且打聽施先生這筆

生意的事！

士奇：爸！感情又不是辦家家酒，說翻就翻，說好就好。

長壽：我不管你怎麼翻，你不能妨礙到公司業績發展。

士奇：爸！不要把感情當工具好不好，生意歸生意，感情歸感情，不要混為一談。
長壽：對！生意歸生意，感情歸感情，不要混為一談，所以請你不要感情用事，馬上去打電話。

△士奇十分不樂意，却又無可奈何，拿起電話撥。

△「全福」電話響起，職員乙接聽。

職員乙：喂！「全福」公司您好！

士奇：（壓低嗓門）叫裴庭玉小姐聽電話。

職員乙：裴小姐啊！她不在吔！

士奇：（兜巴巴的）不在？去那裏了？

職員乙：她今天沒來上班吔！

士奇：為什麼不上班？跑到那裏去了？

職員乙：（不解）……你是那位？

士奇：我——我姓張，她跟我說今天我要拿休閒服的樣品來給我。我等了她一天，為什麼沒有來？做生意是這樣

做的嗎？

職員乙：對不起！對不起，裴小姐昨天半夜臨時病了，住進醫院去了，突發狀況，所以沒有交待下來。剛才她有來

了一下，大概是想給您送過去。可是她又不舒服，回去了。這樣好不好？你那裏，我現在就送過去給你

……

△士奇愕然，將電話掛上。

職員乙：喂！喂！

△士奇狠狠的打了自己一耳光。衆愕然。

△左側翼幕緩緩拉上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職員丙：誰打來的？

職員乙：一個老頭子，庭庭今天跟他有約，爽了，他火大了。

職員丙：庭庭病了嘛！

職員乙：我解釋啦！他不聽！掛我電話。

職員丙：不理他，神氣個屁！

△電梯門開，職員甲急急忙忙進辦公室。

職員甲：噯！大事不妙了。

職乙：怎麼了？

職甲：那個劈頭四，砍頭五到對面去問價錢了，昨天總經理開價每打三千六的衣服，對面才開價二千六吔！

△衆愕然。

△右側翼幕迅速拉上，正它和緩緩而來的左翼幕在中間會合。若左翼幕夠寬廣，則不用右翼幕，直接以左翼幕拉至右邊舞台。

△換場。

第二幕 第二場

時間：與前幕同一日。晚上七、八點左右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春梅、職員甲、乙、丙、庭玉、小宋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左側「長壽」辦公室燈光全無，顯示所有人都已經下班了。

右側「全福」辦公室則燈火通明，職員們各據一方，正在開會。一塊白板貼著女裝設計圖立在一旁。

△庭玉披著一件大衣，半坐半臥在前方大辦公桌前，顯得懶洋洋的。

△春梅來來回回踱著方步，一派女企業家思考決策的神氣模樣。

△職員丙按著計算機不知道在算什麼。末了，終於算好了。站起來。

職丙：總經理！總成本已經算出來了。這件衣服如果一次裁製兩百打以上，那麼每一打的成本可望降到二千八百二十塊錢。

春梅：不能再低了嗎？

職丙：當然不行，這個成本額還沒包括製作到交貨過程中，人為操作上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在內。

春梅：那「長壽」每打二千六的出貨價格是怎麼開出來的？差距怎麼會這麼大？（對著職員甲）你有沒有聽錯？怎麼會只有二千六呢？

職甲：（斬釘截鐵）我絕對沒有聽錯。我親眼看見蘇長壽送那個劈頭出去。我跟他們坐同一部電梯下樓。那個秘書親口說的。他還說我們價格開得實在太高了，賺錢不能這樣賺法。現代企業要講究合理利潤。

職乙：（不服）合個頭啦，他看看我們能不能倒貼，最好來個免費大贈送，他就樂歪了。

職甲：他們跟蘇長壽還一直說「晚上再談！晚上再談！」好像這筆生意做定了似的。

小宋：我也看到了，今天下午四點多，他們就通通下班了。一定是打算全體出動，去爭取定單了。

職乙：嘿！這下輪到他們去當冤大頭了。

春梅：你還說風涼話！

職乙：總經理，你放心啦！碰到那兩個要飯的，酒家飯店沒走個三五趟，訂單沒那麼容易出來。

△幾個人全笑了起來。

△庭玉也忍不住笑了。咳了幾聲。

春梅：你可總算會笑了。你有什麼主意沒有？

庭玉：媽！我看一定是那裏出了差錯了。蘇伯伯從來不做虧本生意，如果他真的開出兩千六的價格，一定有道理。

。可能是我們估算錯了。

職丙：不可能！我從下午算到現在已經算了幾十遍了，二八二〇是最低價格了。

庭玉：蘇伯伯的個性我最清楚了，殺頭生意可能他會做，賠錢生意那是絕對不可能。如果成本估算沒有錯，他就

不可能開出這種價錢。

職甲：（舉手宣誓）我發誓，絕無半句假話！

小宋：我看你們兩個都去切腹算了。開了半天會，一點結論也沒有。

春梅：你們說那個死老頭可不可能故意壓低價錢和我們作對？

△大家互相看了看。

春梅：這個死老頭，專門和我們過不去，也許他知道我們有意接這批訂單，故意殺價攪局。

庭玉：媽，不可能的啦！蘇伯伯和你處不來是沒錯，可是他也犯不著拿生意開玩笑吧！競價是有可能，可是也不

可能弄到成本以下啊！

小宋：難說，搞不好那老頭一時想不開，想自找死路。

職丙：對啊！搞不好他想自殺，順便拖我們下去墊背。大家同歸於盡，誰也別賺了。

職甲：怎麼可以這樣？太沒有商業道德了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我看我們還是放棄算了。

春梅：不行！這筆生意是我們先接頭的。怎麼能讓那個糟老頭後來居上？賺不賺錢倒其次，這口氣我却嚥不下去。

。小宋，你明天一早就連絡劈頭四，這件衣服看他要多少打，我們以兩千五接單。

職丙：（驚訝）兩千五？總經理！這樣一來，我們每一打至少要虧本三百二十塊地！

春梅：虧就虧，我們從別件衣服補救差額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！我覺得這樣不妥當。那個劈頭的很狡猾，他要是每一件樣品都去找蘇老頭批價。我們如果想一路跟著批價走，萬一價錢都在成本以下，那我們公司豈不是死路一條。

春梅：那你叫我怎麼辦？就眼睜睜看著那個死老頭耀武揚威？我不如跳樓算了。

職乙：跳個頭啦，我看你們誰也別找死了。依我之見，先自穩陣腳才行。以不變應萬變。咱們派個人去探聽一下對方的虛實。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看看他們價格到底是怎麼開出來的。如果他們存心攪局，那我們就不理他，把價格咬死，要虧讓他們去虧。如果二千六的價格開出來還有利潤，我們就再研究看看，他們能賺，我們為什麼不能賺？

春梅：嗯！好主意！可是，怎麼打聽呢？派誰去？

△大家眼光不約而同望著庭玉。

△庭玉被看得渾身不自在。

庭玉：你——你們這樣看我幹什麼？我不去！

小宋：我也反對！這種派遣商業間諜的方式太卑鄙了。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他們競爭。比方說我們可以在品質上求盡善盡美。

職乙：品質個頭啦！人家樣本都擺在那裏？給咱們依樣畫葫蘆了！你還能怎麼樣？料子，花紋，甚至於拉鍊幾顆牙齒都規定得好好的，你還能變到那裏去？二千八百二十就是二千八百二十。再怎麼變也省不下一個蹦子兒。還是虧本。

小宋：了不起我們這個生意不做嘛！總經理！我們全力促銷昨天庭庭穿的那一套春裝。我很有信心，上市的時候一定會非常暢銷。利潤絕對不會比這批香港訂單差！也省得和蘇老頭胡攪蠻纏。

△春梅邊想邊點頭。

春梅：那套衣服當然要賣，不過……

庭玉：（著急）我反對！媽！我還是不贊成生產那套衣服，那是侵害了人家的智慧財產。……

春梅：你這個孩子怎麼回事？大家夥兒都為公司的前途在打算！你是媽的女兒，你怎麼反而一個勁兒唱反調？

庭玉：（委屈狀）好嘛！好嘛！我去當商業間諜！我去打聽消息，這樣你們滿意了吧？

△燈轉暗。

△換場。

第二幕 第四場

時間：與前場同一日，深夜約一、二點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庭玉、士奇、小宋、春梅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「全福」辦公室裏，庭玉坐在大辦公桌前等著。

△春梅坐在一旁打瞌睡。

△小宋也在一旁打盹。

△時鐘敲了一響，兩人同時驚醒。

小宋：哎呀！都一點了。總經理，姓蘇的大概不會來了，回去休息了啦！

春梅：也好！庭庭！你病才剛好，不適合熬夜，還是早一點休息好了。

庭玉：我不累！

小宋：庭庭！姓蘇的不會來了啦！都一點了，他要來早就來了。

庭玉：他一定會來的。我電話錄音跟他說不見不散，他一向最講信用，一定會來。

小宋：你是說不見不散沒錯，可是他也沒有答應你啊！他說不定覺得太晚了，沒有見面的必要，早就睡大覺去了。

。還有什麼信用？

庭玉：也許他沒有答應，可是我答應了。我講信用。所以我要一直等到天亮。

春梅：庭庭！你這是何苦？幹嘛跟自己過不去？他要是來，豈不是白冤枉一晚上？

庭玉：（自言自語）一晚還一晚！也不冤了！

春梅：你在說什麼？

庭玉：沒——沒什麼？

小宋：哎呀！什麼冤不冤的，不回去暖被窩裏才冤呢？

庭玉：你要回去你就先走，沒有人攔著你。你早該回去了，省得又跟人家打架？

小宋：哎！我是不放心你！那小子太壞了，我怕他欺負你。

庭玉：你不欺負人家就不錯了。

小宋：哎！我是為你好吧？

春梅：好了！好了！庭庭不舒服，你就讓她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你先回去休息好了。

春梅：庭庭留在這裏，我怎麼放得下心。

小宋：一切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，姓蘇的要是敢亂來，我一定不饒他。放心啦！
春梅：放心？我對你才不放心呢？

小宋：我？哎呀！我可是正人君子，我不會亂來的。我——我發誓。
春梅：別發什麼誓了，留著發財吧！

△電梯上來，門打開。

△士奇有六七分酒意，半醉半醒的來到「全福」辦公室門口，猛按電鈴。

士奇：裴庭玉，你有沒有在裏面？

春梅：真的來了吔，快躲起來。庭庭，你要注意我的暗號喔！

庭玉：（不耐煩）好啦！

△春梅急忙躲進總經理室。小宋躲在大辦公桌下。

△士奇任性的拍著門。

士奇：裴庭玉，你到底在不在裏面？你不是說不見不散嗎？你這個黃牛大王。好！我在這裏等，等到天亮我一定要搵死你。

△士奇貼靠在門上，庭玉開門，士奇踉蹌進來，摔了一跤。庭玉忙上前扶起。

庭玉：你喝醉了？

士奇：喝了一晚上，從圓山喝到北投，又從北投喝到紗帽山，那能不醉？不過還好，還沒醉得很厲害！你看！大
小姐有令，屬下不是來了嗎？嘻嘻！

庭玉：看你！一身都是酒味，喝一點茶！

△庭玉拿起桌上保溫杯，侍候士奇喝茶。

士奇：謝謝！乾杯！

△士奇將茶水喝個精光，意猶未盡的拿起茶包，仰頭就要吞下。庭玉忙攔下。

庭玉：哎！這個不能吃啦！

士奇：哈！被我騙了！你以為我醉糊塗啦？才沒有咧！

庭玉：討厭，你無聊！

士奇：是很無聊！我告訴你說！我本來是不想來的。我要讓你也嚐一嚐，不見不散的滋味，不給你打電話，不告訴你我在那裏，讓你等著急一晚上。

△小宋不解的伸出頭來看著。

△庭玉見小宋暗中觀察，有些為難。

庭玉：那你還來做什麼？你不是不來了嗎？

士奇：我是看在你是女孩子的份上，這種懲罰太殘忍了，所以我來接你回去啊！

△庭玉滿足的笑了笑。

士奇：不過我告訴你喔！今天不算，我的氣還沒有消，我們的帳也還沒有算清楚！

庭玉：我欠你什麼了？

士奇：你還敢問，你居然找你們公司那個什麼小宋的當保鏢，還叫他打我。你看！你看！我臉上黑了一塊。

△庭玉心疼的看了看，又故意裝作不在乎的樣子。

庭玉：你自己活該，誰叫你愛打架的？

士奇：我那裏愛打架？是他先欺負我的。

庭玉：那是報應！誰叫你欺負我？

士奇：嘿！我欺負你？有沒有搞錯？你言而無信，你爽約，是你欺負我。

庭玉：我病了啊！

士奇：那你也活該。你如果赴約請我吃晚飯，就不用陪客戶喝酒嗎？不去喝酒，怎麼會開胃痛，生病住到醫

院去了？

庭玉：（意外）你怎麼知道？

士奇：哈！你的一舉一動那瞞得了我？這麼大的事，鬧得滿城風雲，雞飛狗跳的，我怎麼會不知道？

庭玉：（不悅）喔！你明明知道人家不舒服，你還兇巴巴的，還想掐死我，你就不會體諒體諒我？

士奇：對啊！我怎麼沒有想到要體諒你？好！我道歉！對不起！

△士奇又敬禮、又鞠躬。小宋急忙縮頭，一不小心撞到抽屜，發出一聲巨響。

△春梅將總經理室開了一個縫，一直比著手勢，要庭玉套問商業機密。

士奇：那是什麼聲音？

庭玉：沒——沒有啊！

士奇：喔！……（高聲）不對！不對！

△庭玉大吃一驚，急忙走到大辦公桌前，掩護小宋。

庭玉：（緊張）沒——沒有啊！

士奇：有！有！有！我想起來了。

△士奇直直走到庭玉面前。庭玉大吃一驚。

士奇：我兇你的時候，還不知道你病了啊！是兇完才知道的啊！

△庭玉如釋負重，吐了一口氣。

庭玉：好了！好了！這件事到此為止。你——你今天招待客戶啊？

士奇：是啊！一個姓施的，叫劈頭死，還真能喝，我看他不會給劈死，將來總有一天會喝死。

庭玉：（欲言又止）你——

士奇：我啊！我還好！六七分而已。

庭玉：我——我想問你一件事。

士奇：你問啊！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。

庭玉：我——

士奇：你怎麼樣？是不是要告訴我，你愛我？嘻嘻！

庭玉：去！去！去！好吧！我告訴你，我媽要我向你打聽一件商業機密，你要不要告訴我？

士奇：（楞）……哈！哈！哈！

庭玉：你笑什麼？

士奇：（學庭玉口氣）我告訴你，我爸要我向你打聽一件商業機密，你要不要告訴我？

庭玉：什麼機密？

士奇：（學庭玉口氣）什麼機密？哈！哈！哈！

庭玉：你不要笑嘛！人家跟你說正經的。

士奇：我也很正經啊！庭庭！你知道嗎？我聽到答錄機裏面有你的聲音，你知道我有多高興？我實在很想睡了，

可是我又很想知道這麼晚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在等我。

庭玉：（著急）你少臭美了，要不是為了打聽商業機密，我才懶得等你。

△士奇楞了楞，看看庭玉，神色嚴肅起來。

士奇：你說你等著我，只是為了打聽商業機密？

庭玉：（心虛）——對啊！

士奇：你是為了打聽商業機密才見我的？（一字一句）

庭玉：……對。

士奇：大聲點！

庭玉：對！

士奇：（高聲）再說一遍！

庭玉：（嘶喊）對！

△士奇難以置信的看著庭玉。

△春梅在後面一付「完蛋」的模樣。

△小宋悄悄繞到桌邊，一付隨時想出手的模樣。

△士奇強自鎮定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下。

士奇：好！你問！你儘管問！只要你開得了口問，我什麼都告訴你。

△庭玉有些動容，強自忍了忍。

庭玉：你們今天是不是談女裝訂單的事？

士奇：對！

庭玉：結果呢？——我是說談的內容。

士奇：他看上了好幾套作品，但是價格一直談不攏。

庭玉：那施先生原先自己帶來的那一套呢？你們到底開價多少？

士奇：起初開價三千五，後來壓到三千三，三千二，他還是不滿意。他說你們開價二千六。

庭玉：哪有！我們開價三千六，我們以為你們開二千六。

士奇：我們都上當了。

庭玉：那你們打算怎麼辦？

士奇：我爸爸一時氣瘋了，想以二千五賠本價競爭。

庭玉：我媽也是。

士奇：（苦笑）難得他們兩個也有意見一致的時候。

庭玉：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？

士奇：三千二我就接，三千二以下免談。合理經營，合理利潤是我們的原則。

庭玉：（苦笑）我希望那也是我們的原則。

士奇：你最好勸勸你媽媽，同行競爭是好事，可以刺激彼此成長。可是千萬別為了一時之氣削價競爭。個人損失

事小，把整個產業體系搞亂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大家同歸於盡，誰也沒好處。

庭玉：我知道，我會勸她的。

士奇：……你還有事要問嗎？

庭玉：……沒有了！

士奇：那我要走了。

庭玉：再見！

士奇：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很晚了。

庭玉：不用了，我媽會載我回去。

士奇……：再見。

庭玉：你開車來的？

士奇：（點頭）嗯！

庭玉：你喝酒了，開車太危險，叫車回去吧！

△士奇點頭走出去。

△庭玉想開口說什麼，又有許多顧忌。

△右側翼幕緩緩拉上。

△士奇出了「全福」辦公室，沉重的帶上門。掏出鑰匙開了「長壽」大門，進去。一臉欲哭無淚狀。走到沙發前，突然撲倒在沙發上，失聲痛哭了起來。

△左側翼幕拉上，與右側翼幕在中央會合。若右側翼夠寬廣，則緩緩拉至中央時，再快速拉至左邊舞台，不用左側之翼幕。

△大幕下。

第二幕

時間：前幕半個月之後的某日上午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庭玉、春梅、小宋、陳秘書、士奇、楊秘書，職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「全福」公司，庭玉坐在大辦公桌前，顯得愁眉不展的。桌上擺了一大堆設計圖。

職員甲不時撫著肚子，似乎不太舒服。

職員乙正在吃藥。

職員丙忙著算帳，却老是揉掉紙張，似乎很煩躁似的。

「長壽」這邊，只有陳秘書自己一個人在辦公。

△春梅一身盛裝，從總經理室出來。

春梅：庭庭！走囉！

庭玉：去那裏啊！

春梅：去吃午飯啊！施先生今天要跟我們簽約。

庭玉：（急）又要吃飯啊！我不去！

春梅：為什麼不去？人家施先生好不容易答應要跟我們簽約了。

庭玉：你叫他們跟你去！（指職員）我不想去。

△春梅看看眾職員，正要說話。

職甲：總經理！別叫我！我老婆說我要是再喝酒，她就要和我離婚了。

職乙：總經理，你饒了我吧！最近這樣三天一大宴，兩天一小宴，我的胃已經受不了了，鬧胃潰瘍了。

職丙：總經理：你可千萬別找我去啊！我最近老是應酬，弄得頭昏眼花的，帳務老是算錯。月底到了，我還有一

大堆月報表還沒整理出來呢？

春梅：你們是怎麼搞的？以前說到要應酬，一個個爭先恐後的，現在怎麼反而——

職乙：哎喲！事以稀為貴嘛！這樣子常常應酬，把老婆喝跑了不說，把身體都喝壞了，那才冤呢！

春梅：你們以為我喜歡喝啊？我也是不得已的啊！應酬嘛！

庭玉：媽！你不覺得我們應酬太多了嗎？談生意要應酬，簽約要應酬，生意談成了還要應酬。

春梅：這有什麼辦法？做生意就是這樣啊！

庭玉：誰說做生意一定要應酬的？人家我們以前唸書的時候，書上都教我們怎麼樣經營，怎麼樣管理，怎麼樣才

能賺錢，可沒說一定要應酬才能做生意。

春梅：那是理論。那些寫書的人就會唱高調，如果照他們說的那一套能賺錢的話，他們早就一個個當董事長去了

，那還用得著寫書騙稿費。

庭玉：……不管怎麼樣，我覺得應酬不好，又花錢，又傷身體。

職丙：總經理！這個月光是請那個砍頭的吃飯，已經花掉交際費用二十五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塊了。目前為止，拿

到的訂單是六百打。

春梅：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反正我們賺他們的錢，這些交際費用還不是從利潤上扣回來。

庭玉：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，是出在大家身上。如果我們把這二十幾萬省下來，轉嫁到價格上去，那不是可以降

低很多差價嗎？雙方不必為了一打一百塊五十塊的差價在那兒喋喋不休的談判了？

春梅：這——好！好！好！下次改進，下次改進，這次再陪媽去一趟！好不好！

庭玉：不好！

春梅：噯！你是公司的小老板，你不去誰去啊！

庭玉：我根本不是什麼小老板。簡直是陪酒的妓女！

春梅：（不悅）你怎麼這樣說話，沒有教養！

庭玉：本來就是。（委屈欲哭）那個殺頭的，每次對人家毛手毛脚的，我早就受夠了。

春梅：好！好！好！我知道你受委屈，可是你要替媽想一想。這公司將來還不全都是你的？媽也是在為你打算啊！

庭玉：你才沒有替人家打算。明明知道人家不會喝酒，還要人家陪他喝酒。我胃痛一直都沒有好！

△庭玉委屈的抽泣起來。

春梅：好！好！好！不叫你！不叫你了。（對職員）你們都是公司重要幹部，應酬你們不去，難道要我這個總經理一個人去？

職乙：唉！重要幹部也是很不好幹喔！

△大家都不再說話。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。

△春梅有些氣惱，却也無可奈何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△小宋，職員丁、戊一起出來。

△戊苦著臉，撫著肚子。

小宋：怎麼啦！

職丁：還不都是你們害的？

小宋：我們？干我們公司什麼事？

職丁：為了競爭訂單，拼命應酬，誰受得了？

小宋：唉！咱們都是當人家的夥計，各為其主，誰也別怨誰了？這一陣子我也喝怕了。

△職丁嘆了一口氣，伸手和小宋握了握。扶著職員戊進「長壽」。

△小宋也進入「全福」。

△職員丁、戊，回座位坐下。職員戊趴在桌上。職員丁無可奈何的看著報紙。

△陳秘書看看兩人，也是一付無可奈何的模樣。

△小宋踏進「全福」大門。

春梅：小宋，你回來了？走！走！跟我去簽合約。

小宋：哎喲！總經理！你饒了我吧！再喝下去我都要酒精中毒了。

職乙：哎！小宋代表有道理，未來的半個總經理，代表公司出面簽約，夠格！夠格！

小宋：哎！少來！平常哥們處得不錯喔！別害我。

戰丙：對！對！對！對！咱們的小庭庭不去，當然由你代表啊！

庭玉：不要把我扯進去。

△庭玉起身往通道走去。

春梅：庭庭！

庭玉：我胃又痛了，我要進去休息一下。

戰丙：哎喲！這一大堆報表再不處理，要來不及交囉！

戰甲：喔！對了，工廠剛剛打電話來，生產線出了一點問題，我得立刻去處理一下。

△職員甲急急忙忙出去，見電梯停在十一樓，急忙走樓梯下去。

△春梅和小宋看看職員乙。

△職員乙有些無法招架，靈機一動，舉起桌上藥包。

職乙：喔！我剛吃了藥。

小宋：好啦！好啦！一個個推三阻四，我去就是了嘛！

△春梅和小宋走出「全福」搭電梯下樓。

△「長壽」這邊。

△士奇拿著一份資料出來。

士奇：陳小姐！這份資料麻煩你打字，影印十份。

陳秘書：好！

士奇：對了！幫我校對一下，有什麼疑問要先問我喔？最近老是應酬，喝得頭昏腦脹的。腦袋瓜子都糊塗了，老

是出錯。（對戊）哎！怎麼樣了？好一點沒有？

職戊：好多了。

職丁：醫生說他胃酸過多。

士奇：我看準是喝酒喝出來的毛病。

陳秘書：經理！總經理怎麼沒來？

士奇：還不是最近酒喝多了，心臟病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到醫院去靜養了。

陳秘書：那怎麼辦？晚上約了施先生要簽約吔！

△士奇楞了楞，正待發作。職員戊突然站起來。

職戊：我去工廠巡生產線。

職丁：不，我去！你留下！
職戊：我去就好！我去就好！

△兩人爭先恐後。

士奇：哎喲！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勤快了？以前八人大轎抬都抬不動。既然現在這麼「以廠為家」，不會兩個都去啊！

職丁
職戊：（喜出望外）謝謝經理！

△兩人興高采烈的出去。

陳秘書：經理，他們都走了，今天晚上應酬怎麼辦？

士奇：（高聲）還喝啊！喝！喝！喝死人不償命的啊！我！不！去！

陳秘書：可是要簽約！……

士奇：如果沒有喝酒，這個約簽不下來的話，我寧可不簽！喝！喝！喝！喝！到底是我的作品值錢，還是喝酒值錢？

陳秘書：你——你不要那麼大聲嘛！又不是我要你喝的。

士奇：你現在給我打個電話回掉他。

陳秘書：我——我拿什麼理由回掉他。

士奇：……你跟他說，本公司從現在開始，推行節約政策，杜絕一切不必要的交際應酬……為了配合國策，所以

不便應酬。

陳秘書：這什麼理由嘛！不應酬跟國策什麼關係，太誇張了吧！

士奇：（語塞）這……：噯，怎麼會沒有關係呢？端正社會風氣不就是國策的一種嗎？你跟那個殺頭說的——要簽

約到公司來，什麼都好商量。要喝酒，對不起，叫他去跟公費局簽約。

△士奇氣沖沖進辦公室。

△陳秘書無可奈何的拿電話起來撥。

△電梯上來。

△楊秘書提著手提箱出來。按「全福」電鈴。

△職員乙開門。

職丁：（意外）楊秘書？

楊秘書：總經理在嗎？

職乙：出去了。你們不是約好一起吃飯的嗎？

楊秘書：喔！飯局臨時取消了。彼得先生突然得了高血壓，現在住進醫院了。他要我代表他全權處理簽約的問
題。

職乙：我送你到飯店去好了，總經理大概在那裏等你了。

楊秘書：哎！不用！不用！取消好了！取消好了！這樣吧！我先到對面去和蘇總聊聊，你連絡裴總經理回來好
了。

職乙：好！好！好！

△職員乙急忙去打電話。

△楊秘書按「長壽」電鈴。

△陳秘書開門。

陳秘書：楊秘書？請進！

楊秘書：謝謝！

△楊秘書到沙發坐下。

陳秘書：我正要跟您連絡呢？請等一下。

△陳秘書進了設計室，不一會兒，士奇和陳秘書一起出來。

士奇：楊秘書！你好！

楊秘書：蘇先生，你好！蘇總經理呢？

士奇：病了！最近酒喝多了，心臟病又犯了，到醫院去靜養了。

楊秘書：唉！人過中年，身體就差了。我剛才到醫院去順便檢查了一下，醫生說我心律不整，真是糟糕。酒喝太
多了。

士奇：楊秘書，我是個後生晚輩，比較不會說話，如果我說錯了什麼，希望你別見怪。

楊秘書：你說！你說！

士奇：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每次談生意都到飯店、餐廳去談，多沒意思！你也是商場上的老前輩了，羊毛出在羊
身上的道理你應該比我了。如果我們能免掉這些不必要的支出，我們就不用為了十塊二十塊的差價在那
裏斤斤計較了，你說對不對？

楊秘書：對！對！對！蘇先生，還是有見地。你知道嗎？應酬多真不是好現象？把身體都喝壞了。彼得先生突
然得了高血壓，住進醫院，差點就中風了。醫生說他就是酒喝得太多了。他現在躺在醫院裏起不來了，
才叫我代表他全權處理簽約的事。

士奇：那好極了！不……我是說我們既然都有這種共識，生意就好談了。

楊秘書：對！對！對！大家頭腦清楚，生意好談，生意好談。

士奇：那好！我們就以茶代酒，邊喝邊談。

楊秘書：好！好！好！好！那我們現在就去看樣品。

士奇：OK！請！

△士奇和楊秘書入設計室。

△「全福」這邊，職員乙將話筒放在桌上，走入通道中。

職乙：庭庭小姐！庭庭小姐！總經理請你聽電話。

△庭玉披著大衣出來。

庭玉：什麼事啊！

職乙：總經理請你到對面請楊秘書過來，先穩住他，總經理馬上趕回來。

△庭玉去接電話。

庭玉：喂！媽！你們不是去吃飯了嗎？……不要啦！我怎麼好意思去嘛！……不要啦！……好嘛！好嘛！

△庭玉氣得掛上電話。

職乙：庭庭！你趕快去啊！

庭玉：我——討厭。

△庭玉心不甘情不願的出了大門。

△職員乙急急忙忙將大辦公桌收拾乾淨，推來兩張椅子，權做會議桌。

△庭玉在「長壽」門口，來回徘徊，十分為難。

△士奇和楊秘書笑嘻嘻拿出好幾張設計圖，在沙發坐下，簽署合約。

△庭玉鼓足勇氣按電鈴。

△陳秘書上前開門，楞了楞。

陳秘書：經理！蘇小姐來了。

△士奇楞了楞，看著庭玉，一付十分意外的樣子。

士奇：你——進來坐啊！

楊秘書：庭庭小姐！

庭玉：楊秘書！家母馬上回來，她請你先過去坐一坐。

楊秘書：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我簽好合約馬上過去。

士奇：請坐！

△三人在沙發坐下，庭玉顯得十分尷尬。

△陳秘書不甘情不願的倒來一杯茶，放在庭玉面前。

陳秘書：請喝茶。

庭玉：謝謝！

△士奇和楊秘書簽署合約。

楊秘書：好了！連同上次的五百打，總共是一千四百打。

士奇：一千四百打就夠啦！

楊秘書：嗯！我們還有一部分跟庭庭小姐簽了合約。施先生看上「全福」公司一套女裝，特別喜歡，準備一口氣

訂八百打。

士奇：（驚訝）八百打？這麼多啊？

楊秘書：是啊！那套衣服我也覺得會很暢銷。

士奇：（看看庭玉）恭喜你了。

庭玉：謝謝！

楊秘書：蘇先生，我個人是十分欣賞你的才華，你設計的女裝都很有水準，不過你的價格似乎比庭庭小姐他們要貴。

士奇：噯！產品不一樣，價格當然不一樣。

楊秘書：話是沒錯，可是上一次我們帶來訂五百打的那件洋裝，你堅持要三千二，人家裝總一口就答應三千一。

△士奇呆了呆，看看庭玉。

△庭玉尷尬萬分，無言可答。

士奇：喔！「全福」公司生產線長，成本比我們低嘛！我們小本經營，成本比較高啊！競爭能力就差了。不過沒什麼關係，下次等我們公司增資擴廠之後，情況就會改觀了。

楊秘書：希望我們這次合作愉快，產品順利暢銷，下一次還有合作機會。

士奇：好！好！好！

△楊秘書和士奇握了握手。

楊秘書：庭庭小姐，我們現在可以談我們的和約了。

庭玉：喔！好！

△楊秘書和庭玉走出「長壽」。

陳秘書：經理，「全福」設計了什麼樣的服裝，施先生居然一口氣要訂八百打。

士奇：誰知道？

陳秘書：經理，你上次申請造型專利的那套春裝怎麼不拿出來，說不定施先生一口氣就訂一千打。
士奇：算了，留點生意給別人做。對了，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明天那套春裝就上生產線，今年春季第一波攻勢就看它了。

陳秘書：喔！太好了，經理，成品出來先送我一套好不好？

士奇：那有什麼問題。

△士奇笑嘻嘻進了設計室。

△庭玉和楊秘書在大辦公桌前坐定，擺出了一大堆資料。

庭玉：楊秘書，你剛才說要一口氣訂八百打的是那件衣服？

△電梯升了上來。

楊秘書：就是上一次我們第一次見面你穿的那件淡藍色的啊！

庭玉：（驚訝）什麼啊！不行！那套衣服不賣的。

△電梯上來，門打開。

△春梅和小宋急急忙忙進公司。

楊秘書：為什麼不賣？

庭玉：這——，因為，——

△春梅和小宋進門。

春梅：嗨！楊秘書！

楊秘書：裴總經理！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讓你白跑一趟。

春梅：沒關係！坐坐坐！

△春梅取代了庭玉的位置，和楊秘書面談。

春梅：楊秘書，施先生還好嗎？

楊秘書：還好！還好！施先生急著要回香港，要我代表他簽約。

春梅：好！好！好！不知道施先生中意那幾件？

△楊秘書從皮箱拿出一些設計圖。

楊秘書：前幾次我們已經簽約了六百打，彼得先生的意思這三件作品，各訂二百打。上次庭庭小姐穿的那套淡藍

色的，彼得先生很滿意，決定訂八百打。

春梅：（意外）八百打？！

楊秘書：是的，這是合約，如果沒有問題，那我們就簽約。

春梅：當然沒有問題。

庭玉：（著急）媽，那套衣服——不行啦。

楊秘書：（起疑）裴總，那套衣服是不是有問題？

春梅：沒有！沒有！庭庭被我寵壞了，看上那套衣服，就想穿個獨一無二，不肯讓我上生產線。

楊秘書：原來是這樣啊？哈！哈！現在的年青人，真是可愛。

△庭玉又氣又急，却無可奈何。

△幕急落。

第四幕

時間：前幕半個月之後的某日上午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庭玉、小宋、春梅、長壽、陳秘書、士奇、職員乙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啓：一幅淡藍色春裝的設計圖高高掛在牆壁上。庭玉坐在大辦公桌前，心事重重的看著牆上的設計圖。

△「長壽」公司陳秘書著藍色春裝在辦公。

△小宋拿了幾張訂單進「全福」辦公室。

小宋：嗨！庭庭！好消息！今天早上又有三個人去工廠訂這套春裝了。看來咱們今年可要發大財了。

庭玉：仿冒人家的，算什麼英雄好漢！

△小宋楞了楞！沒趣的回座。

△辦公室氣氛沉重起來。

△電梯升上來。長壽和春梅一起出來。

長壽：今天是你跟著我進電梯的喔！你沒話說了吧！

春梅：是啊！蘇總經理，好久不見了。最近鴻圖大展呀？

長壽：（一本正經）好說。

春梅：不知道貴公司這次跟香港彼得先生訂了多少生意啊？

長壽：——一千四百打。怎麼樣？

春梅：哎呀！蘇總！你這次可真是輸了，本公司「才」跟他訂了二千打。

△長壽臉有些掛不住，氣呼呼進公司，坐在座位上生氣。

△春梅得意洋洋的進「全福」。

小宋：總經理，今天早上又有客戶到工廠訂了七百八十打。

春梅：好極了，這次在各位同仁通力合作之下，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仗，我決定給大家加薪百分之十。

小宋：哇！太好了！謝謝總經理。

春梅：庭庭，這次都是你那套衣服帶來的好運，你要什麼獎勵？一部新車好不好？

庭玉：不要！

春梅：（不解）你不是一直想要有一部車嗎？

庭玉：不稀罕。

春梅：怎麼啦？脾氣這麼壞？

庭玉：討厭啦！

△庭玉氣沖沖入通道中。

春梅：誰惹他了？

小宋：沒有啊！庭庭好像一直很不贊成我們生產這套衣服。

春梅：嗯！這丫頭真是死心眼！

△春梅無可奈何進總經理室。

△小宋十分沒趣的坐下來辦公。

△電梯上來，門開。

△士奇出來，看了看「全福」大門。轉身進「長壽」。看見長壽，笑了笑。

士奇：爸！怎麼啦？看你一付不開心的樣子，生氣啦？不要這樣嘛！當心病又犯了。

長壽：我的病就是給你氣出來的。

士奇：我又怎麼啦？

長壽：我住院這段時間，你們業務是怎麼做的。

士奇：很認真在做啊！你看！他們不是都出去跑訂單了。

長壽：上次香港施先生的訂單為什麼只拿到一千四百打？對面拿了兩千打你知不知道？

△士奇楞了楞。

士奇：勝敗乃是兵家常事，輸一兩次有什麼關係，大家各賺各的，有什麼好爭的嘛！

長壽：我就是不要輸給對面那個惡婆娘！

士奇：爸！世界上那有常勝將軍嘛！你就是愛跟他們爭強鬥勝，怪不得你心臟不好。

長壽：你敢教訓你老子？

士奇：爸！我是孝順你吔！

長壽：孝順？你要真是孝順，就給我儘早討個媳婦回來。

△士奇似有所感，臉色黯然。

陳秘書：總經理！這套衣服是我們春季的第一套新裝，好看吧！才公開兩天，已經拿到六百打的訂單了。

長壽：嗯！不錯！可以拓展外銷市場。士奇，連絡看看，可不可以找到外銷管道。

士奇：喔！

△士奇沒趣的進設計室。

長壽：怎麼回事？無精打采的？

陳秘書：經理這一陣子好像有心事吔！

長壽：這小子！

△陳秘書收拾一些文件準備出去。

長壽：你去那裏？

陳秘書：大家都去跑訂單了，我去工廠巡生產線。

△長壽滿意的笑了笑。開始辦公。

△陳秘書站在電梯口等電梯。電梯上來。

△職員乙從電梯出來，看見陳秘書穿著，楞了楞。

職乙：噯！你怎麼有這套衣服？我們都還沒出貨呢？

陳秘書：你們不出貨跟我什麼關係？這是我們公司的新產品，我當然有啊！莫名其妙！

△陳秘書進電梯下樓。

△職員乙急忙進辦公室。

職乙：小宋！總經理呢？

小宋：幹什麼？

職乙：噯！我剛才看到對面那個陳秘書穿我們這套新裝吔！她說是她們公司的新產品吔！

小宋：不會吧！你是不是看錯了？

職乙：哎喲！我這幾天跑訂單，天天看著這張設計圖怎麼會看錯？

△春梅從總經理室出來。

春梅：什麼事啊？

小宋：總經理，對面仿冒我們的產品。

春梅：他敢！公司不想開啦？

職乙：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他們公司的陳秘書穿在身上，我問他那來的，他說是他們公司的新產品。

春梅：好大的膽子，走！我們過去找他們理論。

△春梅氣沖沖出門，直闖「長壽」辦公室。小宋取下牆上設計圖和職員乙隨後。

春梅：蘇長壽！你給我一個交待！

長壽：幹什麼！我認輸了還不行啊？

春梅：認輸？你認不認輸是你家的事，你仿冒我的產品，你怎麼解釋？

長壽：仿冒？笑話！你們公司那種三流設計，誰仿冒誰滯銷。送給我我都不生產呢！還仿冒咧！

△小宋上前，展示設計圖。

小宋：這是我們公司的新產品，你們仿冒，陳秘書都穿在身上了，你們還想賴？

△長壽楞了楞。

長壽：士奇！士奇！

△士奇出來，也怔了一怔。

士奇：爸！什麼事？

長壽：這是怎麼回事？他說這套衣服是他們公司的新產品。

△士奇看看設計圖呆了。

春梅：怎麼樣？我告訴你，我要告你們！

士奇：告我們？裴伯母——不，裴總經理！這張設計圖的造型專利在你們手上嗎？

春梅：你——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士奇：這套衣服誰設計的？

春梅：是我們庭庭設計的啊！

△士奇有些氣憤。

士奇：你最好先回去問庭庭，看她到底是怎麼設計出來的！我們再來決定誰當原告？誰當被告？（吼）請！順便

告訴庭庭，我想掐死她！

春梅：好！我問清楚再來跟你算帳！

△春梅、小宋、職員乙一起轉身回「全福」。
△士奇氣極，進設計室。
長壽：士奇！這到底怎麼回事？

△長壽跟進設計室。

△春梅回到「全福」。進通道中。

春梅：庭庭！庭庭！你出來一下。

△春梅從通道出來，著急的等著。

△庭玉出來，身上披著大衣，一臉不悅。

庭玉：叫我幹嘛！

春梅：庭庭，你老老實實告訴媽，那套淡藍色春裝到底是不是你朋友從巴黎帶回來送你的？

△庭玉無言，哭了起來。

春梅：你別哭啊！說話啊！到底那兒來的？

庭玉：（哽咽）是士奇送給我的。

小宋：這下完了。

△春梅頹然坐下。

△小宋和職員乙也無奈的坐下。

春梅：你這孩子，你怎麼不早說？

庭玉：你和蘇伯伯一直吵架，我怎麼敢說？

春梅：你知不知道後果的嚴重性？要是他告我們！公司會倒閉的。

庭玉：我早就叫你不要仿冒，是你自己不聽的。

春梅：我——小宋，立刻設法把所有的貨收回來，這個官司我們打不起。

小宋：來不及了，香港那八百打已經上船了。國內的就算不出貨，違約金我們也賠不起啊！

職員乙：這下完蛋了。蘇老頭和我們一向勢不兩立，這下可讓他抓到整垮我們的機會了。

春梅：這怎麼得了，庭庭，乖！你去求蘇士奇高抬貴手好不好？我們願意賠償。

庭玉：上次你叫我打聽人家的商業秘密，人家說底價三千二，你就用三千一把人家生意搶過來。現在他送我新衣

服穿，我們又仿冒人家的。（哭）我那有臉去見他？

春梅：別哭啊！事到如今，你沒有臉也得去試試看啊！蘇士奇不是一直都很喜歡你嗎？他大概不會給你難堪的。

庭玉：（哭）連我自己都討厭我自己了，他怎麼會喜歡我。

小宋：對啊！庭庭，你不要去，他說他要掐死你。

春梅：那是氣話。庭庭，無論如何，你得去試試看，要不然你要叫媽去跳樓啊？

庭玉：我——我沒有把握。

春梅：試試看！試試看！

△春梅推著庭玉走，邊走邊吩咐。

春梅：你可要忍耐一點喔！別跟他臉紅脖子粗的，萬一把他惹火了，那就糟了，知道嗎？

△庭玉點了點頭，四人進了「長壽」辦公室，小宋到門外按電鈴。

△士奇和長壽從設計室出來。士奇看了看庭玉，庭玉立刻把頭低下。

士奇：你們都出去，我跟她單獨談。

△春梅、小宋、職員乙，無奈的出去，却在大門外偷聽著。

士奇：爸！你也出去一下。

長壽：我？好吧！我可不同意和解喔！

△長壽出去，看見春梅，瞪了一眼。春梅有些尷尬，却仍然偷偷望著門縫。長壽有些好奇，也湊上前偷看。

△士奇雙手抱胸，一付不知從何說起的模樣。

△庭玉低著頭，揉著自己的小指頭。

士奇：我很生氣！一直很生氣！（高聲）。

△庭玉似乎嚇了一跳。抬起頭來，一臉不服氣。

庭玉：你想嚇死人啊！小聲一點！我聽得見！

△春梅一付不忍卒睹的模樣。

士奇：好！我小聲！你說！你那一天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說你等我到半夜兩點，只是為了要打聽商業機密？（高聲）

△你不知道那種話多傷我的心嗎？

庭玉：你活該！你笨蛋！你以為我媽會讓我一個人自己留在公司到一兩點嗎？

△士奇楞了楞。

士奇：有埋伏？

庭玉：我跟你說我媽會載我回去的。

士奇：呵！你跟我打啞謎啊！那你為什麼後來一直都不理我？

庭玉：那時候我媽已經決定生產那件衣服了，我心裏煩嘛！你叫我怎麼跟你說？

士奇：喔！你躲著我事情就了啦？駝鳥——心——態。

庭玉：你呢？你敢去跟我媽說你送了我一件衣服給我嗎？

士奇：有什麼不敢的？

庭玉：你現在佔上風了！你當然敢，以前你敢嗎？

△士奇為之語塞。

士奇：好！我聽你解釋。到底怎麼回事？

庭玉：我騙我媽說是朋友從巴黎帶回來的，我媽就說要仿製。正好又被劈頭四看上了，一口氣訂了八百打，就這樣上了生產線。——

士奇：然後你們大量生產，反而變成我仿冒你們的了？

△庭玉點點頭，一付委屈狀。

士奇：嗯哼！怪不得你不肯見我。你媽沒告訴你我想掐死你啊？

△庭玉點點頭。

士奇：那你還敢來？啊！

△士奇張牙舞爪，呲牙咧嘴的作勢要掐庭玉脖子。

△庭玉反而破涕為笑。

庭玉：你敢！

士奇：是啊！我是不敢！

庭玉：——你打算怎麼辦？

士奇：怎麼辦？哼！我要告你！

庭玉：你敢！

士奇：是啊！我是不敢——哎！我為什麼不敢，我有造型專利證書吧！你想怎麼樣？

庭玉：那我就不跟你好了。

士奇：嗯！好吧！算我怕你好不好？你就只會這一招。（指指自己臉頰）親一個，既往不究。

△庭玉楞了楞，有些猶豫不決。

士奇：快啊！這一下值上千萬吧！

庭玉：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

士奇：因為你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，我不對你好，對誰好？

△庭玉呆了呆，羞澀的笑了笑，抬頭欲吻士奇。

△士奇立刻彎下腰，並且從口袋拿出一條手帕，慢慢攤開，越攤越大，將觀眾視線全部遮住。

△衆愕然。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(全劇終)